



□赵瑞峰

【史海钩沉】

清代人日记里的山东运河水闸

清代进士赵亨钤曾说，“山东运河自台儿庄以北，地势日高一日，故水闸极多”“用板起闸，以蓄泄水势”。从台儿庄到临清，素有东八闸、中八闸和西八闸之称，这当然只是大略而言，实际上其间有大大小小的水闸，数量远不止这些。

古人在日记中记录走京杭大运河的情景时，对水闸大多只记上下闸之间的距离和水闸闸名，但也有对水闸及相关情况记录较为详细的，这就不能不提清代陕西蒲城人雷国楫的《燕游日记》。

雷国楫，清代监生，所任官职多为松江府下层官吏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年)十一月下旬其奉文委解浒墅关税，自当年十二月一日从青浦县走水路至京。雷国楫按日所记的这部《燕游日记》，不但对所过运河水闸里程及闸名予以详录，对运河水道之深浅、河闸之启闭、河流分合之源委也有记载，可谓难得的关于清代运河的文献资料。

雷国楫于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二月六日入山东峄县界。台儿庄水闸是南来进山东运河后所经过的首个水闸，雷国楫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，“有闸官，又有峰丞分驻焉，北距峰城六十里，去泇(泇)口汎三十里”。从台儿庄以上至韩庄是为“东八闸”，实际共有九闸，即台庄闸、侯迁闸、顿庄闸、丁庙闸、万年闸、张庄闸、六里石闸、德胜闸和韩庄闸，距离共88里。

清代人赵亨钤在《铅差日记》中称，“计自台儿庄至韩庄83里，或六七里一闸，或十余里一闸”。两者所记里程有5里之差，这是因为古人对里程多是根据旧志所记或河道界牌所标记的，有些许出入并不奇怪。现在经过精确测量，“东八闸”总里程实为42.5公里，与古人所记的悬殊不大。在短短40多公里的河道上密布九座水闸，称得上是整条京杭大运河水闸最为密集的一段。

据赵亨钤《铅差日记》记载：“运河定例于每岁十二月内收水入湖，河水即浅涸，舟楫不通。于二月初二日放水归，河水水势汹涌，河道复通。兼通漕并不下板，直待三月间江西、湖北漕艘至，始行下板蓄水。盖以彼两省船身厚大，入水颇深，故必蓄之使盈，然后可行。若三月以前由此河者，并无守伺之虞，亦水程一大快事也。”雷国楫恰于二月初河道复通时乘船驶入山东运河，至2月26日到临清，都属于在“三月以前由此河者，并无守伺之虞”的情况下畅行，因此在日记中有“亦水程一大快事也”的感慨。

雷国楫到韩庄闸时，连日西南风大作，因此他在二月初九日记中写道：“韩庄闸以下之水，皆由此闸西首双闸及各大小闸口而出。水势甚汹涌，喧腾之声数里外即闻，上游者牵挽剧苦。双闸北有坊曰‘滚水坝’，南有一坊曰‘湖口’，双闸西首大小各闸口所出之水即峰山湖水也。若此闸以上之水皆由分水岭而来，势极平夷，溯游溯回，各适其便。盖分水岭之水即为汶水，本向东流，而白老人遏之，使南北流，所谓三分下江南者，即此也。”对韩庄闸上下水分合的情况记录得非常详细，并对逆流牵挽的纤夫不禁发出“上游者牵挽

剧苦”的同情之言。

从韩庄闸到夏镇闸有66里，雷国楫在日记中也有对夏镇的记录：“闸西有城垣为沛县收漕之所，内有沛邑巡司署，东岸有兗州别驾之署也”“夏镇为沛、滕二县犬牙之区，其镇约长五里。唯东北一隅属滕县，余俱属沛县，南距沛城四十里，北距滕城七十里”。这里产可以装饰墙壁的五花土，“可用以代灰，往来者多买之”，夏镇还有“泗亭问渡”“歌风台”等古迹。由此前行38里至珠海闸(宋家闸)尚属沛县，而往前12里的徐家堡已属滕县。雷国楫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徐家堡上游东西两边皆有湖，东曰独山，西曰刁阳。此两湖上通济宁，下通韩庄，绵亘数百里。从岸上遥望，东北有山岿然，在水中央俨如岛屿者，即所谓独山也。”

距徐家堡60里是南阳闸，有“鱼台薄分驻于此”“山东运河自南阳起至临清，每闸一官，唯仲家浅一官三闸”。仲浅闸在济宁南60里，在师庄闸和新闸之间，“管师、仲、新三闸”。雷国楫在十四日日记写道：“仲浅闸地即仲夫子(即子路，孔子学生)故里。闸北西岸有仲庙，予晨入肃谒毕，展现庙垣，见往来题赞者。即殊国，如安南、琉球诸使臣所咏亦甚多。”在仲庙，雷国楫与仲夫子六十六代孙仲振蒙偶遇，并在日记中写着，此人“谦冲，词亦风雅，斯须间道夫子世系甚悉”。雷国楫因舟行既远，购买纸笔不便，遂拜托于振蒙。受人之惠不可忘，雷国楫在日记中也记了此事。

天井闸在济宁州南宣阜门外，当雷国楫行至此闸时，刚好是走山东运河的第10天。宣阜门外东不到一里地，即太白酒楼所在。雷国楫昔年经过济宁时曾登太白酒楼，当时尚是“朱阑粉壁，巍乎轮焕”的景象，而“今再过之，业已槛折墙欹，岌岌有欲倾之势”，因之在日记中感慨：“一楼榭也尚且如此，而况于人乎。”

从韩庄至济宁州为“中八闸”，共有16闸，即彭口闸、夏镇闸、杨庄闸、珠海闸、邢庄闸、利建闸、南阳闸、枣林闸、师庄闸、仲浅闸、新闸、新店闸、石佛闸、赵村闸，在城闸和天井闸，共248里。自济宁州到汶上县分水处，共有5闸，即寺前闸、南旺下闸、分水处、南旺上闸和开河闸。雷国楫十六日日记写道：“分水处属汶上县，在南旺上下闸之中……盖此河本元运河故道，岁久淤塞。宋(宋礼)用白(白英)计筑坝于戴村，横亘五里，遏汶勿东，尽归于南旺。又分为二，以其三入南以通淮、吕，以其七入北以会漳、卫，而漕运遂通利无碍矣。”该地有大禹祠、龙王庙与宋礼、白英祠三庙和“五汶关键”“全运枢机”两坊。

雷国楫十七日日记写道：“……十二里袁口闸，会闸官马公。马系康人，寓居秦州，笃念乡谊，委曲周旋，遂免守候。十八里靳口闸，三十里安山闸，有东平州判分驻于此”“……十里张秋镇，镇属寿张、东阿、阳谷三县。有兗州府二别驾及寿张、阳谷二县簿四署四员，皆管河务。十里荆门上闸，因天晚风大，遂泊闸内。”因得闲游镇南五里许吴季子挂剑台，“台边有草名曰剑草，可疗心疾。台三四年前为秋潦所冲，尽已倾圮。内诸碑碣，土人裒而嵌镇南小寺破壁中，然已残缺甚矣”。

雷国楫二十日日记写道：“运河诸闸，唯荆门、阿城、七级三处有上下闸，余但无其三闸，闸官俱住上闸”“早过戴家闸，二十里二十里铺。遄行之际，西南风忽又大起，尘氛弥霄，咫尺莫辨，遂泊焉”“五更开行，二十里临清州临清关，抵关。未时许即过，抵砖闸下，因水浅闸闭，遂又泊焉。”雷国楫自入山东运河以来，虽屡有于水闸泊舟记录，但因水浅闸闭不得不泊尚是首次。可见那时正值初春，干旱少雨，运河水枯。

到2月26日至临清板闸，也是山东运河北部最后一闸，雷国楫在山东运河已走20天。自济宁天井闸至临清板闸，共计24闸，除上述济宁天井闸到汶上县分水处5闸外，尚有袁口闸、靳口闸、安山闸、戴家庙闸、荆门上闸、荆门下闸、阿城上闸、阿城下闸、七级上闸、七级下闸、周家店闸、李海闸、东昌闸、新闸、梁家乡闸、土桥闸、戴家闸、砖闸、板闸等19闸。是为“西八闸”，共423里。“自分水处至板闸，其水皆汶水也，亦皆为下流……出板闸往北至天津，则又合卫水而汪洋矣”。雷国楫在临清宿于半边店，店西不远已属直隶清河县。

综前所述，整个山东段运河实有水闸49座，从台儿庄闸至临清板闸总计749里，这49座水闸多为砌石斗门式结构。其中船闸多是以运河河段为闸厢的广厢式船闸，上、下闸1—1.5公里，通过上、下闸的开启，以调节水量和水位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1927年济南黄河安澜大会

□张知非

“安澜”，语出《文选·王褒》：“天下安澜，比屋可封。”其中安指稳固，澜指水波。安澜，其本意为水波平静，人们常用其比喻时世太平、祥和之兆。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摇篮，但黄河进入下游平原后水流缓慢，河中的泥沙大量淤积，河床不断抬升，最终高出两岸地面形成“地上河”。历史上，黄河下游曾多次决口泛滥，给华北平原地区，尤其是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清代河工主管人员在秋汛后，奏报黄河未决口时往往称为“安澜”。

民国时期，黄河下游水患不断。1925年8月，黄河南岸的李升屯(今属菏泽市鄄城县)民埝决口；9月，寿张黄花寺(今属济宁市梁山县)南金堤决口，另外还有濮县、范县、郓城、寿张、东平、阳谷、汶上、东阿等八县受灾。

当时正值战乱，山东黄河河务局局长林修竹等多方奔走，筹措资金无果，最后经省政府批准，“反求诸己，为自保之计”，将八县本年税赋60万元用作堵口经费。1926年2月，林修竹亲任堵口工程总办，李升屯、黄花寺工程同时开工，八县绅民昼夜不停施工，经过两个月的奋战，两处决口终于在春汛前竣工。1927年夏秋两季，黄河两岸降水较少，黄河水流平稳，不若往年盛涨，又加之李升屯、黄花寺两处决口新工完成，所以1927年黄河未出险工。

为庆祝黄河安澜，1927年11月13日(农历十月二十)，直隶、山东两省在济南举办黄河安澜大会。1927年11月16日，《大公报(天津)》以《济南安澜大会之盛况，军政各界五百余人参与大会，商埠公园演剧酬神热闹竟日》为题，对会场布置、参加人物、祝祷情形、开会经过、演剧宴客等记载颇为详细，有利于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场景。

当天，济南商埠公园(今中山公园)门口扎起松柏牌坊，用五彩电灯装饰，上书“功在生民”；门外马路两侧扎三层松柏牌坊，写有“永庆安澜”。会场内悬挂黄河两岸八县民众为潘馥以及直鲁两省长官、河务局所送的大匾，会场外有万民伞、牌幛等，上书“直鲁生佛”“永庆安澜”等。山东、河北军政学商代表500余人参与大会。

下午三点，当时任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的孙传芳、国务总理兼黄河督办潘馥的代表、北京政府教育次长林修竹等到达公园东南角的剧场内，在黄河大王位前，行祝祷礼，并宣读祝文。文中追述历史上汉沉白马、周作玄狐等祭祀黄河神的事迹，言说处于黄河下游的直隶、山东两省屡遭水灾，民众痛财殚力、忧危震撼的情形。祝文中又言及，正直仁慈的黄河之神听到了民众的哀号，便上体帝念、下济兆民，使得黄河水不扬波、流自顺轨，沿岸居民得以耕种造屋，安居乐业。因此，直隶、山东两省长官便以七戒三斋、洁饌清澧酬神祐，祈求黄河大王和将军神灵继续护祐黄河沿岸的居民。

祝祷礼结束之后，孙传芳离开商埠公园，其他人到四照厅开会，按照提前商定的次序行庆祝礼。林修竹在讲话中，演说黄河安澜之意旨，希望永庆安澜，提议每年举行一次安澜大会。李文徵代表山东督办张宗昌讲话，略述1925年自己参与封堵李升屯决口经过。山东省长林祖宪在讲话中，论述此为直隶、山东两省第一次共同祝贺黄河安澜，希望每年都能庆祝黄河安澜。之后，直隶河务局代局长车子厚、山东河务局局长王炳麟相继报告直隶、山东两省河务局河工情形及将来计划。山东灾民救济会会长何宗莲作总结讲话，首先论述黄河流域及水灾情形，其次希望各省同仁共同合作，分别修缮疏浚德州、徐州两处旧河道及沿黄各河流，以分水势，而谋一劳永逸等。下午4点左右会议结束。除举行各种祭典外，安澜大会还请戏班演戏，大宴宾客。据记载，自上午11时到晚上12时，上演了两班戏“酬谢河神”。参会人员还在剧场内宴请宾客，上午为中餐，下午为西餐。

此次黄河安澜大会之后，有人在报纸上发文，抨击潘馥、张宗昌等祝祷黄河安澜的文字，“迷信得可笑，政客军阀，都是一般见识。”济南举办黄河安澜大会大搞庆典、演戏谢神，对黄河“大王”“将军”等顶礼膜拜，影响很大，沿黄诸省市纷纷效仿，几乎每年都举办黄河安澜大会。举办黄河安澜大会，虽然名义上是庆祝黄河堵口成功，寄托了民众祈求黄河“永庆安澜”的愿望，但逐渐成为各地军阀花费公帑、夸耀政绩的场所。

当时军阀混战、水旱频仍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，黄河几乎年年决堤，百姓连年遭灾，流离失所。1933年七八月间，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，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，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，受灾人口300多万。1935年7月，黄河在鄄城决口，大溜南奔，苏鲁数十县被灾，损失惨重。

显然，仅仅一个庆祝大会，并不能解决不断发生的黄河决口问题，就当时而言，黄河安澜仍是民众遥不可及的期盼。

投稿邮箱：

qjwbrwq@163.com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